



# 子午岭行记

□ 张丽娜

晨雾未开时,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子午岭进发,远处起伏的山脉正从沉睡中苏醒。车行至山麓,远望层峦如黛,新绿如烟。山岚与天际相接,映出混沌未分的意境。山岭的轮廓如同一幅水墨画在熹微晨光中润染开来。

晨光刺破雾帐时,子午岭正吐纳着浩渺的绿意。群峰之上的翡翠秘境,在黄土高原上谱写着生命的奇迹。我踩着露水走进子午岭的褶皱里。此刻,这座横亘陇东的苍莽脊梁,正被风揉碎成千万种绿的柔软,松针与各种绿色的叶子编织的初夏泛着苍翠。油松的老绿浓郁如青铜纹饰,白桦的新绿漾着琥珀色光,灌木丛的翠绿则似打翻的翡翠匣子,酸枣棘漫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。盛放后的各色牡丹已悄然退场,只留下归于静寂的绿叶。野蔷薇攀着古藤绽放成瀑,浅绿的小杜梨与金黄的连翘彼此镶嵌,在石缝与断崖间织出斑斓的锦

绣。松鼠在林中跳跃,惊起成群彩色翡翠鸟,宝石般的羽翼掠过林隙,枯叶堆里遗落几片虹光。

溯着松脂的芬芳进入深林,转过九曲十八弯的山道,泰直道的石碑映入眼帘。蒙恬曾率大军在此夯土筑路,两千年前的黄土被无数马蹄夯实如铁,但见直道边缘黄土缝隙里钻出的车前草,正在细数被历史尘封的马蹄声。而今道旁青松虬枝横斜,映出《汉书》中“树以青松”的遗存。

路上直道的车辙痕,脚底触感苔痕斑驳的凹槽,恍惚看见信使策马飞驰的震撼场面。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古道,朽木间新蕨蜷曲蓬勃,历史与新生在此时此地奇妙交织。直道在正宁境内全长70公里,沿线以山形走势五里设一墩,三十里设一站,烽燧遥遥相望,互相呼应,直通边陲。直道修成后,作为运兵、输粮的供给线,有“北拒匈奴千里远,南护秦都三日还”之

说。想起子午岭命名的由来,按《八卦》定位以子为北,以午为南,故以子午为名。据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载:“桥山即子午山,亦曰子午岭。以沮水穿山而过,山若桥然。”子午岭山脊南端是陕甘两省的分界线,也是洛河、泾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。踩着脚下松软如絮的泥土,先民拓荒的足迹早已湮没,唯有山风掠过松林时,唤醒了土地沉睡的记忆。

午时登临调令关,此处海拔1700多米,旧时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残存烽燧和秦砖汉瓦半埋于蒿草丛中,石缝里钻出鹅黄色的蒲公英,细茎擎着白绒球,与烽火台相互对望。正午的阳光穿透树冠的刹那,整座森林骤然沸腾。极目远眺,满眼苍翠在岭上无限延展,层峦叠翠,若隐若现,宛如油画世界的美妙。无边云海自陕甘交界处奔涌而来,瞬息吞没岭上千峰。

转道五顷塬,谒黄帝冢。走进黄帝文化博览园,肃立功德厅前,大殿的飞檐挑着流云,廊柱如史册的竹简次第展开。抚过殿前姓氏柱的刻字,指尖触到的不只是冰凉的白玉,更有血脉里沉睡的根脉密码在苏醒。那些镌刻在甲骨上的卜辞,青铜鼎上的纹饰,此刻都化作殿内穹顶的星图,二十八星宿的光芒穿透时空,照亮了《史记》泛黄的扉页。

归途过罗川古城。文庙古柏虬枝又出翠绿,盛着两千年的月光。徜徉古城,一条青石小巷,两侧青瓦老屋,抚摸斑驳的墙砖,看苔痕茵绿的琉璃瓦,推开文庙大殿岁月斑驳的木门,仿佛瞬间让你有时空穿越的感觉。从古朴的巷子引出人间烟火气,三清故事代代相传,与如今的古城交融一体。

暮色中,子午岭上云雾又合。这横卧在时光里的山峦,既托举秦砖汉瓦的记忆,又孕育绿水青山的生机。夏夜的山风裹挟着万物勃发的潮响,那是古老土地深处永不停歇的脉搏。

乡村人家,家家户户的院角墙头,总少不了几株石榴树的身影。这树生来带着几分不羁的野气,春寒料峭时,它只是默默抽出嫩芽,粗糙的枝干虬曲伸展,叶片椭圆厚实,远不如桃李那般轻盈娇俏,甚至有些笨拙地挤占着空间,任谁瞧了,都只当它是寻常的绿化树。

暮春的余韵还未散尽,石榴树就已挂满了小巧的花骨朵。初绽时,它们裹着青绿的外衣,像极了一个个精巧的小葫芦,又似孩童攥紧的小拳头,透着股不服输的倔强。

可一踏入五月,石榴树便好似被夏日点燃了灵魂,瞬间褪去朴素的外衣。油绿的叶浓荫如墨,将阳光筛成细碎的金箔,仿佛被谁点了一把火,这些花苞便“噔”地炸开,吐出满枝的火红,远远望去,绚烂如天边流霞,又像燃烧在枝头的火焰,明艳得让人都不开眼。微风拂过,朵朵石榴花摇曳生姿,像身着红裙的舞者,热烈奔放地舒展腰肢,馥郁的香气随着舞步飘散,妩媚中透着股豪爽劲儿,直叫人沉醉在这猝不及防的惊艳里。

凑近去看,万绿丛中的点点嫣红,恰似大自然随手抛下的朱砂,却又点缀得恰到好处。每一朵花都像燃烧的小火苗,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跳跃,自有一股夺人心魄的力量。站在高处俯瞰,成片的石榴花高低起伏,与鳞次栉比的房屋相映成趣,红与灰、柔与刚,达成奇妙的和谐,随手一拍,便是一幅浑然天成的绝美画卷。

石榴花,从花苞初绽到繁花满枝,它始终以饱满的姿态迎接烈日的炙烤。形似小灯笼的花骨朵,初时裹着青涩的外衣,渐渐鼓胀、裂开,露出内里层层叠叠的花瓣,细密相拥,像是藏着数不尽的心事。古

## 五月榴花似火红

□ 田雪梅

人说它“千房同膜,千子如一”,满树繁花,预示着一场盛大的生命狂欢。

“榴枝婀娜榴实繁,榴膜轻明榴子鲜”,特意跑去石榴树下细细打量,才惊觉古人观察之细致入微。这花儿不仅美,还承载着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情怀。自西域远道而来,石榴却像早已融入华夏血脉,从庭院瓦盆到文人画卷,处处都有它的身影。端午时节,扇面绘上葵榴,满是应景的雅趣。

站在石榴树下,看阳光和花朵相映红,听花萼和微风私语。恍惚间,便觉时光慢了下来。这五月的石榴花,不仅点燃了夏日的热情,更将千百年的诗意与期许,悄然种进了每个人的心底。

## 桃花辞

□ 王琪

一

一朵绽放的桃花,打开了春风的翅膀,唤醒了沉睡的草芽。西风在撤退。冰雪与土地和解。春风重振山河。风吹桃树,满是惊艳的诗句;雨落渭河,惊醒梦中的蝴蝶。我在古老的渭河边,看一朵桃花如何为木质的《诗经》雕刻封面,为流年的节气更换皮肤。青铜的土地,为节气写下铭文。

桃花灼灼,迷醉了谁的眼:桃之夭夭,怒放了谁的笑容。十万桃花,如十万爱情,点燃千里河山,万里长城。荡漾的桃花。明亮的桃花。爱的桃花。

二

一米阳光,停在渭河边,醉在春风里,恍若低吟。两只蝴蝶,驮着梁祝,梦着庄生,打马而过。我的心驾驭一头金黄的蜜蜂,打开了一座桃花的城池。我在渭水岸边,看一树嫣红,听十里鸟鸣。蜜蜂振翅起飞,春燕衔泥筑巢。唐朝的崔生,难忘旧情,年年如此,来寻当年偶遇的那一抹桃红。那双温柔的目光,柔软了半个唐朝,至今仍霸占着桃花的爱情。

娇羞的桃花,如一簪烈火,燃烧在东风的肩头。那薄如蝉翼的笑靥,如酒,如歌,如你。我的心,迷失在一朵桃花的笑容里。

三

此刻的桃花,豪放,婉约,比酒还要烈,比梦还要轻,比月光还要美,比雪花还要香。

一只水鸟,叼起柳丝,弄慌了流水的神情:一丛芳草,抬起头颅,挪动了节气的目光。

桃花把炊烟唤醒,把春天唤醒,把生命最原始的河流唤醒。隔着一帘桃花雨,我看见了蓝天、灯笼、少年、风筝,看见了纯朴的《诗经》、纯粹的女子和纯净的谷子。

一朵桃花,抿着嘴笑,那来自心底的浅笑笑容,迷醉了天空、鸽子和倒影,仿佛纯净的瓷,仿佛一滴露水。

一朵真诚的微笑,足以点亮一条河流漂泊的灵魂。

四

把桃花再拧亮一些,把鸟鸣再擦亮一些,把父老乡亲纯朴的爱再

点亮一些。

古琴一样的渭河,是我前世的梦境,风光旖旎,词语荡漾。宋瓷一样的月色,是我写下的诗行,釉色沁骨,开片生香。

一朵羞红的桃花,捂紧心口,生怕被过往的水鸟看穿心事。透明的桃花源,柔软的桃花坞,滴血的桃花扇,林妹妹的桃花社,在梦中闪烁。一地芳草讲述光阴的故事。泥土,雨水,牛羊,洁白的云,温柔的爱,厮守在岁月深处的明灯,在心底沉潜。

桃花闪烁,像古老的童话,像思念的信笺,混沌或者空白。在爱返乡的路上,桃花泪光莹莹。

花瓣如雨,是流泪的蝶;月光如水,是路过的春。

只有桃花瞅着桃花,轻轻微笑;只有风声抱着风声,微微呢喃。

五

望着你,才让这钝重的岁月有了温度,让单薄的生命生出光亮。那一抹不甘寂寞的嫣红,兀立陡峭的枝头,迎着风,含着笑,抒情的姿势,古典的笑容,定格我眼中绝版的温柔。

我目睹了一朵花最初的绽放和最真的笑容。我听见了潜藏在花蕊深处冰雪的消融声,潜伏在眉黛深处相思的歌唱声。

桃花,桃花,你给了我透明的翅膀、忧伤的爱情,你把自己的红裙点燃,把爱点燃。

泥土芬芳,渭水奔流。

六

月亮从东山升起。伊人从渭河而来。

春山如诗,像绝世的诗集;桃花荡漾,像古代的月光。

桃红柳绿,花好月圆。柳梢的意义在于装饰桃花的梦境,月色的意义在于酝酿花魂的绝美。

那天夜晚盛开的桃花,一度成为我心中明亮的灯笼,花瓣的香,甜蜜的往昔。

春风吻上桃花的唇,忘了时间。渭河微醺,桃花失语,一万头麋鹿在原野上奔跑。

大地收藏了这朴素的段落,流水带走了这含蓄的表白。

我听见了犁铧插进土地的声音,种子顶破冰凌的声音。

我还听见了月光流淌的声音、春天花开的声音。

一枝桃花,印在春天的封面。岁月的大门打开,大地的心扉打开,我的梦打开。

## 麦穗的黄昏

(外一首)

□ 孙立本

天地宽敞,夕光洒入叶竹河的筋骨  
这是麦穗的黄昏

多少次在前湾或大水沟,我加入他们  
学着收割、拾掇那些  
不太金黄的麦子,流着汗  
累了,舅舅们  
坐在埂坎上喝水、歇息  
我则给那些从麦穗中  
驮取粮食的蚂蚁  
制造永远走不出的迷宫

有时候,我也会看着远山发呆  
水瓶鸟儿飞来,在我头顶敲响  
落日的大钟

### 一把刨子来回奔跑

一把刨子在太阳的光芒里来回奔跑  
它体内不断飞舞出春天的刨花  
散发出木材的原始香味  
一朵、两朵、三朵……  
慢慢堆积成树冠上雪白的梨花  
一把刨子的作用如此神奇  
它在大舅俯身的手中持续伸拉

麻雀绕着木楼的檐角飞过三匝  
炊烟的升起似乎比往日更早一些  
吃早饭时我一边捧起青稞锅贴  
一边看见那些粗糙的襁子  
表面越来越亮  
纹理越来越清晰

## 油菜花开

□ 杨岁虎

用最珍贵的色彩  
用最恣肆的生机  
油菜花,泼彩成  
黄土高原上最亮眼的收成

蜜蜂嘤嘤嗡嗡  
它们,和勤快的农人一起  
收集着生命中的甜

## 山乡

□ 何军雄

云朵安详。羊群漫步山梁  
草木从庭院的一角延伸  
炊烟,流淌成乡村的血脉  
攀爬的猫,伺机静候  
在墙头上张望着过往的燕  
这寂静的山乡,适宜怀旧  
老屋的院落里  
摇曳的枣树上,一群鸟  
被惊得四处飞奔不知去向

晨光洒下,滋润着山乡  
乡村被一声声鸟鸣叫醒  
杏花烂漫,招蜂引蝶  
从一片绿叶上,整个春天  
悄无声息地沿山乡递进



百花

第 3322 期

### 石畔枇杷盈佳色

〔中国画〕

李云峰 作

## 阳光里的村庄

□ 赵会宁

村庄的天空是开阔的,只要天晴,阳光就毫不吝啬地泼洒下来。老宅的院落里蓄满温暖。回到老宅,最喜欢的就是闭起眼来沉浸在这样的温暖中。这时,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开所有的毛孔,把打捞时光的事,交给阳光,我们去捕捉像极细波纹一样的久违的气息……

父亲小学肄业,却写得一手好字。他的字,方正圆润里逸出丝丝骨气,朴拙无华中流出丝丝大气,散而谨紧里露出丝丝静气。父亲的个头刚过一米六,体形敦实,肩头挺阔,臂膀圆浑,浑身散发着力量。父亲肩挑一生的烟火岁月,却始终未向生活做出半分妥协。

字如其人——温润的阳光里,我嗅到了父亲的气息。

父亲懂得许多种草药的药性。记得有一年夏季,天气炎热,潮湿,我出现腹泻症状。父亲用他粗糙僵硬的手指轻轻翻开我的上下眼睑,仔细看了看,然后摸了摸我的额头,又敲了敲我的肚皮,一言未发,转身就向外走去。一顿饭的工夫,他左右手心里各攥着一把车前草回来了。

肥大的车前草。没有了手掌心的拘束,每个叶片四下散开,轻着在案板上,如浮在水面上一样。每个叶片上的纹理从叶柄底部自如伸展向叶片的边缘。这根根曲线如水的波纹,轻轻荡漾着。花萼刚刚露头,纤细青

翠。只不过,有几个叶片上布着几痕褐色斑点,如被石子硌疼过。有一片上,还印着清晰的车辙印。绝大多数叶子的叶面上,布满细细密密的尘埃。

轻轻濯洗。父亲将车前草放进盛满水的瓦盆里,张开右手轻轻搅动起水来。搅得缓慢稳重,生怕水流走得急,冲撞了这绿翡翠。个别叶片上的泥垢粘得牢固,他就将叶片铺展在左掌心,右指擦拨些水珠后,用右手大拇指轻轻摩挲这张叶片。

放入药锅中文火慢炖。用火熬药,如日子熬人,急不得,躁不得。父亲用两块砖头支撑起一个简易小火炉,拿来干树枝,坐下来精心熬药。他一生就是个把钟头。这时的父亲,由半个医生化身为哲学家,将病痛、生活与人生哲理,统统熬进了同一口锅里。

喝了车前草熬制的药水,一个晚上过后,我的腹泻就止住了。

《诗经》里,把车前草称作芣苢。单就这两个字,父亲肯定不认识,但他却知道车前草这个名字的历史传说。车前草,生于车前,像一个探路者;又生长于车辙,消弭着烟火岁月的怪吝。父亲呢,他始终紧贴着土地审慎前行,一行大脚印引领着一行小脚印,他是我的车前草。

父亲常进山去拉柴。山里草木种类繁多,有的外形、叶片长得极其相似,父亲就去嗅,甚至掐指尖大的一点

去嚼去品尝。每每抓了中药回来,他都会打开药包,用右手中指一样一样划拉着仔细辨认。对于能嗅出味的,他会嗅了再嗅。对于嗅不出味的,他就用舌尖去舔,是苦是涩是甜是辣,他必须弄清楚。他枕头边上一直放着一本十分陈旧的中医药书籍,对于吃不准的草药,他都会翻书查对。和病痛杠了一辈子的他,也和草杠上了。

去山里拉柴回来的父亲,经常会给我带回甜草根。后来才知道,甜草根的学名叫甘草。每逢冬燥之际,受咽炎困扰多年的我总是抵挡不住肺热咳嗽的袭扰,一吃甘草片,就吃出了父亲的气息。

老宅门前的柏油大马路上,车多了起来,一辆接着一辆。村道上安装的太阳能路灯亮起来,从村口一直亮到村庄的腹地,一盏连着一盏,在村庄的半空里划出一条蜿蜒的血脉来。夜半归来的人,循着这条血脉走,肯定不会迷路。

当莫名的焦躁突然袭来时,我就回到村庄。凡是阳光不曾缺席的日子,总有几个老人围着桌子转圈坐下,唠着有一句没一句的嗑。回乡后,我偶尔会坐于他们中间,插进两句话,更多的时候,是保持沉默,做一个忠实的聆听者。聆听最精简的语言。这些语言早已被岁月除去枝叶,只留下了主干。聆听最有后劲的语言。这语言如原浆酒,越是细品,越能品出至味。